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史部・政書類

皇明泳化類編 下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50

書目文獻出版社



〔明〕鄧 球 編

皇明泳化類編 下

卷七十四至一百三十六  
續編卷一至十七

祀典卷之七十四

嘉靖丙申冬十二月九廟成遠奉



太祖 列聖及四祖神主先是上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欽及禮部尚書夏言于重華殿東室論曰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制非古夏言對曰古人建廟恐制度卑小今本朝太廟規模弘偉若一旦改作恐

事體重大 上曰事體委的重大夏言曰各立廟本是古禮但他日致祭陛下欲一日遍歷群廟恐勢不能上

曰今日言廟制未論到行禮處即使難行或遣官亦可夏言曰古禮恐亦難盡復 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人體處不可不依擬古人各立廟只是各全其尊此等處

上曰依擬類編

祀典卷之七十四

却當依復言曰大廟當如何處 上曰太廟自不常動

夏言曰寢殿祧廟如何 上曰寢殿祧廟俱不動夏言曰三殿不動事又易處須是臣等量度地步廣狹具奏

上曰酒是如此已而上又曰我皇考願得享世廟之祀自我文祖以下列聖乃不得專廟以祀朕心未安鄉禮官

宜即具奏言等退具奏間適見李時翟鑾謂言曰昨蒙皇上召見文華西室時奉建廟之議恐今年天氣寒沍不便興工且少待來春 上曰昨所論偶爾議及地方窄

狹但勢恐難行且罷言遂寢未幾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上疏曰臣伏考洪武元年二月朔我

太祖高皇帝勅諭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

于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物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各具沿革以進於是輔臣李善長傅瓛等學士陶安等上議曰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制為然若

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相次此萬世不易之禮也今擬四代各為一廟德祖玄皇帝居中懿祖恒皇帝居

東第一廟熙祖裕皇帝居西第一廟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以四時及歲除凡五享惟孟春特祭于高祖廟

孟夏孟冬則各祭于列廟臣惟我

聖祖之制斟酌三代垂憲萬世載在國史編諸集禮聖子

神孫所常世守以為祈天末命之鴻圖者恭遇我 皇上中興大化光紹丕烈遵復四郊以祀天地日月整正

石禮以祭神祇帝王情文胥協顯微攸通無以復加矣而獨於宗廟之制屢形于御札宣于召問有不能以自

安焉者誠有以見聖人之大孝天子之大禮有聖人在天子之位如之何其弟可行也朱熹曰天下有二件極

大事一是天地合祭一是

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又曰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

能有所載正至使 太祖之位下同子孫且更鮮虞于  
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殿祖  
考而不得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生居九重窮極壯麗  
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甚或無地以容昇几孝子順孫  
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夫熹之進講此論于經筵在宋偏  
安之時而我皇朝輿圖一統我

太祖高皇帝崇勲峻業遠邁百王豐澤洪仁充披九域夫  
有萬世不朽之功者宜享萬世不遷之報而今不獲專  
享特廟以全南面之尊端居宗祧以統列廟之主尊卑  
長幼並列于一堂而邊豆昇俎分羅于一隅信有如朱  
真之所云者此哉 皇上至仁大孝之思所以時發由

衰而不能以自安焉者也今之議以為弗可行者其說  
有四一曰地勢窄隘二曰禮節繁難三曰成憲宜遵四  
曰勞費當惜臣請解其惑焉夫以地勢窄隘為言者臣  
按周禮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高七箇闕門容  
小高三箇鄭玄註云闕門廟中之門大高牛鼻長三尺  
小高脚鼻長二尺以周尺較之周之九廟之制亦甚儉  
矣臣愚前奏禘義篇云請以今 太祖為我

太祖萬世不遷之廟太宗以下各建特廟于今兩廡之地  
制度不必其崇高而務質朴之為貴儀文不必其繁縟  
而務簡素之為貴有都宮以統廟而不必各為門垣有  
夾室以藏主而不必更為寢殿法古之意而不失其義

酌今之宜而咸得其當庶尊尊有主而

太祖之位恒安而不遷親親有倫而列聖之尊各全而不  
瀆矣夫以禮節繁難為言者臣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  
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註云后有故不與祭宗  
伯攝其事故王一獻鄉大夫以次代獻古禮也陳祥道  
亦云君子以義履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履禮則祭  
不至于疏怠是故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也而  
況古禮有諸乎本君各建列廟特享之時我皇上躬行  
禮於 太祖之廟其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  
禮亦未為不可兩何必拘泥丘濬十八日行禮之臆說  
哉夫以成憲宜遵為言者臣按中庸曰武王周公其德

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陳櫟註  
云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  
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法而遵述之故  
武王周公稱為遵孝而况我皇上善繼  
太祖之志善述 太祖之事以觀耿光以揚大烈正所以  
遵我 太祖之成憲也夫以勞費當惜為言者臣按禮  
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孟子亦云君子

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况今日之尺地寸土皆我祖創業  
垂統之所貽百官萬民皆我祖宗休養生息之所致以  
祖宗之土地而建祖宗之廟以祖宗之臣民而供祖宗  
之事如之何其弗可行也臣愚于嘉靖九年二月內陳

言郊祀有及宗廟之制，作茅御，札詢及輔臣，彼皆不以爲然。臣覆奏云：郊廟一體，天人一道，未有郊祀宜急而廟祀宜緩者。又蒙明命下禮官議，已而宸衷獨斷，親定畝式，孟春特享之祭，正

太祖南面之位，各有帷幄，以權九廟之制，甚盛典也。而又肇舉大禘，大禘以伸仁孝之思，以盡誠敬之極，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親親。我皇上尊尊親親之道，其克盡矣。臣愚前奏又云：各居一帷者，一時之權也，而各立一廟者，萬世之經也。伏望遠法商周之盛典，光復聖祖之舊制，則億萬世太平之基端在是矣。上覽疏，喜有旨：宗廟祀典儀制，朕嘗有諭輔部大臣禮部，便會官議

了來說，夏禮得旨，大懼，奏曰：惟是地方有限，恐于規制不能無變通。且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左則限於世廟右則迫於前朝，若欲建立群廟，必須規模，強速合古，宜今有不容苟簡者。宗廟重事，宜慎謀始，有旨：釋只遵照前旨，即便會議。了來說言，乃會同中軍都督府太傅兼太子大傅武定侯郭勛及吏部左侍郎嚴嵩等議奏曰：恭惟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爲四親，各別立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齋次，其西爲饌次，門東爲神厨，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

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一旦用漢唐故事，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之制也。恭遇皇上敬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寤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莫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即今太廟南邊宮牆東，通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障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牆不甚遠，使盡開其地，以建群廟，亦恐

勢不能容。若故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牆，寢廡則又不合古禮。况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群廟隳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致辭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已，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况臣等恭親世廟之制，蓋損於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群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于世廟乎？且太宗之盛比隆，太祖憲宗又我獻皇帝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聖心于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太廟之主自我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爲立廟，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廟乎？

將依商周之制以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致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于太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竊謂即使各廟既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迂豐途而致于一日之間遍歷群廟為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爾然疲軌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群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入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為如不祭也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群廟乎且規制必倫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倫而成陪位樂舞之數是也今敬立為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常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以升降簡易而垣寢不倫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

平本欲親之而反疎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為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遍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于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 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于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于世次不當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于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于昭王今因埒厠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于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盛庚小辛小乙是也

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而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

皇明泳化類編

禮記卷之七十四

九

必其為第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逆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及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以未敢輕議者也 聖諭以為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而我文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 陛下純孝至誠皇天列祖實鑒臨之臣愚則以為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榮而皇考專居世廟獨為

退避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薄厚之分及不足以稱陛下孝敬之誠矣今孟春陛下更定特享之儀正太祖南面之位以為太廟之始祖又為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義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今臣等復議得太廟九間同為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為黃屋儼如廟庭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尊足又伸陛下親親尊尊之情而

皇明泳化類編

禮記卷之七十四

十

於古禮亦庶幾矣此可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為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謂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揖俎者事體大有不侔矣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晉中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有旨郊廟大禮係國家重典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禮尚室同堂異室之制未能復古於心歎然朕嘗稽我聖祖開國之初已魯建立四親廟實有鑒於漢制之非今具載大明集禮存心銀祭祀禮儀朕為子孫所當遵行見今太廟前堂後寢但有定制不必移其昭穆世數廟次你部秉便會同多官相度兩廡地方議處規制停當來說言會同內閣輔臣張璠李時暉鑿司禮監太監

張佐黃偉純忠肅張欽內官監太監高忠大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璠等恭詣太廟遍歷兩廡地方繕垣前後左右周旋締視奏曰

太祖高皇帝為太廟始祖特正南面之位惟我太宗文皇帝定昇北都建子孫萬世長崇治功與我高皇帝比隆

重先茲欲稽古建廟宜極追崇當別立一廟于太廟之東百世不遷擬之周文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其昭

穆六廟臣等初議以為自古宗廟必有前堂後寢周垣

門廡方稱禮制隨該督令官匠丈量得太廟門牆內進

深八十一丈二尺東西牆內原空東西各廣一十四丈

四尺先議因廟門內進深大淺欲將廟門往南展移十

丈五尺因東西牆內橫過大狹欲各展十丈一尺昨日

陪祭之後該內閣輔臣會同諸臣復議不必展動東西

大牆止以牆內一十四丈四尺除二丈九尺為御路以

一十一丈五尺為廟之廣以二十二丈五尺為廟之深

每廟止建正殿一座五間以其後半為藏主之所不用

寢殿以太宗世室直就北與太廟後墻等齊廟門墻止

展南八丈八尺蓋因廟門迫近廟街故更少縮近北以

存林木用護周垣是蓋委曲議慶遷就地勢以事營構

期于仰承德意光復古典謹畫圖貼說隨本上進候命

下之日行移欽天監擇日工部估計四月初二日會展

初三日有旨且罷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大廟災 上修省及榜有工是年八月 上勅廷臣曰南京大廟復建

或弗建朕惟太宗既遷北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大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為子孫者當

萬世以慕功德不可廢也朕則以為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京之太宗所立之廟矧夫太宗既以

北都傳已六宗矣能為 太祖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南分我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為不於斯一天下竹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謂承天府尚有嚴考廟是非薄祖厚親歟朕則曰

承天之曰廟者皆藩邸之所存者奉孝宗命建府第時作者不敢去之况此南京奉先殿之義可比非是茲世

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彼今不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徒有廟社或

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遺告馬朕惟祖宗唯于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數千里之遠能持我之誠

敬者令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專定于此庶幾太祖承款必不以作廟為款也勅爾諸

臣議先是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題請權將南京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奉先殿用少伸皇上純孝

之誠有旨禮部看了來說至是言會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時後軍都督府太傅燕太子  
大傅武定侯郭勛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燕兵部尚書汪  
鉉等議奏曰唯天子議禮唯聖人達孝古者國無二廟  
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既立乃毀桑主  
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明天無二日尊無  
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義不明漢有原廟  
齊有僞主襄賈誣妄事神則難乃若有周三都三廟則  
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  
武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  
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  
在周公雖以至親晉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  
祭太宗文王武王之禋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  
始也神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二都三廟乃遷國立  
廟七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  
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則知

太祖太宗之心未始異矣况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  
則知一時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迨太宗定都燕京  
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過閩中固萬世帝王之業  
我

太祖在天之靈不居欲今日南京太廟之議大畧有二  
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謂當重建

者以南京根本重地祖廟神靈久依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以義也伏讀  
聖諭所謂所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定  
專於此庶幾

太祖承歆必不以竹廟為歆云者則弗建之議可以的然  
而决矣 聖諭所謂南京祇存石官有司不巡幸不舉  
時祀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  
然而釋矣此所謂眾言淆亂折諸聖也至謂承天府尚  
有歆考廟今弗重建南京太廟為豐祀于甲此又以小  
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百姓不知者耳况事體大異以擬  
不倫 聖諭固已折之當矣且南京太廟今日之廢非

出於人而祖宗廟享固在於此守文祖遷都之慮保高  
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  
定論也但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自當併合供  
奉如常仍乞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太廟遺址似當倣  
古壇壇遺意仍高築垣墻謹司啓閉不致有所踐踏以  
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國是定矣是年八月十五  
日題十六日奉

旨南京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議了來看原廟  
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守併各處以後勿  
得整修着着為令在京廟制即便着各該司先行擬辦  
物料來歲作急擇日興工承天府皇家廟亦勿稱廟

即做奉先殿意曰隆慶亦即制扁奉安用別重輕之意  
遣官祭告亦無謂待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於是言  
會同內官監太監高忠并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時等  
議造 文祖世室昭穆廟宇高廣丈尺圖式并伐木開  
門等項事宜具題奉 旨是

皇祖太宗世室遷着再擬增加來看作便門伐樹株符與  
工之吉一并行言復會同前項在工諸臣議得原擬世  
室并各廟基址各計一十六丈一尺五寸今將各廟基  
址進深止用一十六丈各減一尺五寸增入世室又將  
世室裏殿室基各增高一尺今更擬文祖世室前殿進  
深進高並殿階及九寸五分比昭穆前殿增高四尺四  
寸五分通面闊七丈七尺五寸九分進深四丈九分比

昭穆前殿增闊一尺六寸九分增深二尺五寸寢殿通  
高三丈五尺七寸五分比昭穆寢殿增高二尺通而闊  
六丈九分進深工丈三尺九寸五分比昭穆寢殿增闊  
一尺六寸九分增深一尺三寸六分比之原擬規制高  
廣進深俱各增加與別廟不同似可憐慰皇上敬宗  
之心矣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五日奉旨依今  
次所擬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興工先是十三年十月  
二十六日夏言奉

聖諭考定七廟名額言等謹議 太祖之廟是為 太祖  
太宗世室宜曰文祖世室仁宗為第一廟宜曰仁廟宜

宗為穆第一廟宜曰宣廟英宗為昭第二廟宜曰英宗  
憲宗為穆第二廟宜曰憲廟孝宗為昭第三廟宜曰孝  
廟武宗為穆第三廟宜曰武廟蓋太廟者大上之義世  
室取周人文武世室以其謚為廟名亦應人以謚名廟  
之義謹入番中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召夏言及二  
輔臣于文華殿從容講論遂諭以文祖世室改題太宗  
廟言等奏曰祖功宗德皆石世不遷即教人祖契宗湯  
周人祖履宗文武之費我

太祖百世所祖太宗百世所宗皆名取義深合宗法萬世  
不可易矣是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將前擬廟額俱依行  
工所製造其昭穆進遷之義遷者議來者言等復議奏  
曰有天下者事七世三昭二穆矣

太祖之廟而七也 義生於喪服喪服生於人情五世親  
盡則情盡情盡則服盡服盡則祭從而盡帝系德厚非  
禮可制故七世之廟所以觀德示有終也是故世次既  
盈新主當樹于是有祧焉功德之主所當宗也於是  
不遷之廟焉世有定次宗無定數以其有功德之主當  
祧而不可祧者則宗之故不可以數定也在周有若文  
武在殷有若三宗周公所舉以勸成王者是也然迺遷  
之序先儒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如新主世當祧昭  
則上世第一昭廟當祧世當祧穆則上世第一穆廟當  
祧各以其次遞遷昭主當祧則穆祧後而穆不移穆主

當附則群穆移而昭不移此昭穆遷之義也自三代  
以來未之有改也若夫石世共宗之義具在朕朝有同  
于盛古者今日特建大宗廟于左昭之上是也其虛右  
魯之上者將以待有功德之宗當祀而不尚禮者是定  
無定數之義也是月二十九日遷六月初二日奉旨是  
皇祖文皇帝廟曰太宗廟禮部議遷之義正此要  
禮不動穆殿不及方是正禮可善為令十五年  
冬十一月禮部以宗廟告成恭請禮部有旨殿不必視  
以十二月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將主建臣等賀上兩  
宮徽號遂詔設天下各開奉安禮殿等祭口殿對  
洛邑湯清廟之毀廢成孔安商人著毀之毀是皆  
廟成始附而祭之之詩在昔有子為之蓋以見  
一代議禮之聖蓋是有待云

是年秋七月罷中元節內殿之祭著為先是上諭禮  
部尚書夏言曰中元之祭去歲以葬經已用盡清明秋  
霜降二節於陵廟祭甚合禮令中元亦有陵祭內殿以  
勿積可也言對曰中元係是俗節事不經禮祀既有  
違官而內殿又有祀事殊煩煩上曰今後凡遇中  
元節內殿祭祀不必舉行著為令

是年秋遷三太后主于陵殿先是上傳旨云廟重于陵  
禮制甚嚴今廟中凡帝以一后配惟附則二三后以配  
祭夫如是其廟祀陵祀已不同今復建奉慈殿不如奉

主于陵殿為合禮又梓宮既配奠于帝主無附廟之禮  
宜在陵殿今別置之近於親者非親之也此亦開于典  
禮卿其會議以行明日又諭云崇先殿比之不同周人  
祀后稷係始祖之毋今奉慈殿亦但存名耳四時之祭  
樂舞俱無便會官議擬來說時尚書夏言會同大學士  
李時武定侯郭勛吏部侍郎張邦奇等議謂禮嚴尊祖  
祀重廟宇自古天子唯一后配享于廟所生大毋  
別薦于寢身沒而已斯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妣之文  
周之闕宮宋之別殿皆此義也國朝廟制稽古唯一后  
配帝禮莫嚴焉孝宗皇帝乃于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  
別祭孝慈皇太后後附孝肅皇太后近復附孝惠皇  
太后是蓋子祀生毋以盡終身之孝馬爾然禮于妾毋  
不世祭者謂子祀之於孫則止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以  
願其私祖母也今日

陛下於孝肅皇太后曾孫也於孝穆太皇太后孫屬也孝惠  
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祀若崇先殿之建則  
陛下專考廟當世享故世廟配太廟而作崇先殿配奉  
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 聖諭又以三太后梓宮既配

奠於帝主不附廟世不舉祭議欲遷主陵殿使獲所安  
是誠仁至義盡情中禮得足定天下之大典也臣等復  
考得宋熙寧罷罷奉慈廟故事與今奉慈殿同但祀義惟

遷主為是若當時庶主陵園則葉古人粟主既立乃埋  
桑主之說而誤用之非禮也今遷主陵殿歲時祔享陵  
祀如故尤為曲盡非前代所及制曰可遂擇日奉安三  
太后于陵殿

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疏

夏言

疏云臣按宋儒程頤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庶人立  
影堂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  
立春祭先祖至朱熹纂集家禮則以為始祖之祭近於  
偏上乃刪去之自是士庶家無復有祭始祖者臣愚以  
為願深於禮學者司馬光呂公著皆稱其有制禮作樂  
之具則大小記大傳之說不王不禘之義彼豈有不知

哉而必爾為者意蓋有故在也夫自三代而下禮教彫  
衰風俗蠹弊士大夫之家衣冠之族高忘祖遺親忽於  
報本况匹庶乎程頤為是緣情而為制權宜以設學此  
所謂事逆而意順者也故曰人家能存得此等事雖幼  
者可使漸知禮儀此其設禮之本意也朱熹顧以為備  
而去之亦不及察之過也且所謂禘者蓋五年一舉其  
禮最大此所謂冬至祭始祖云者乃一年一行酌不過  
三物不過魚黍羊豕隨力所及特時享常禮焉爾其禮  
物不與禘同以為備而廢之亦過矣夫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豺獺莫不知報本人惟萬物之靈也顧不知所  
自出此有意於人紀者不得不原情而權制也邇者平

臺石見面奏前事伏蒙聖諭人皆有所本之祖情無不  
同此理常通於上下惟禮樂名物不可僭擬是為有嫌  
奈何不令人各得報本追遠耶大哉皇言至哉皇心非  
以父母天下為王道者不及此也臣言是重有感焉而  
水木本原之意惻然而不能自己伏望 皇上擴推因  
心之孝詔令天下臣民許如程子之議冬至祭厥初生  
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設兩  
位于其席但不許立廟以踰分廢 皇上廣錫類之孝  
臣下無禘祫之嫌愚夫愚婦得以盡其報本追遠之誠  
迥源祖委亦有以定其敦崇睦族之誼其于化民成俗  
未嘗無小補云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一

日本 聖旨依擬再聞 大明集禮國朝品官廟制未  
定於是權徵朱子祠堂之制兼高曾祖禘四世之主亦  
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  
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若令  
而其時享于寢之禮大槩畧同于品官今又夏公奏例  
使人皆知有所本之祖而其族屬漸遠亦賴之以聯屬  
而風俗敦矣

詔天下臣工立家廟疏

夏言

疏云夫自周以上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各有祖廟雖  
庶人亦各為于寢至秦罷侯置守燔經滅學斯禮乃失  
於是天子之外無敢有營私廟者迨魏晉以降始復廟

制許文武百官立家廟以官品為所祀世次之差然而或位至通貴猶不營廟至有官為立以愧之者有詔許立廟羣臣無肯倡舉建立至勒詔曰切責者是豈獨其禮教衰廢故習常而然哉亦由古今異儀封爵殊制事固有礙而禮官又不能講求典禮制為定論使人有據依是以當時士大夫雖有詔旨顧望疑憚而不敢即建立耳臣忝叨禮職方以為懲敢依倣古今酌為中制以俟採擇布之天下謹按三代時有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制者以其有諸侯有卿大夫有上中下士之爵也而本之官職既與之異且無冢嫡世封之重又無山川國邑之常若是而欲竊取古人之制而為之是誠所謂

謝會以來剝膠柱而鼓琴也必不獲矣漢為魯公立五廟晉為安昌公立六代後魏為胡珍立五廟至此齊以下以從二品以上祀五代五品以上祀三代七品以上祀二代或五廟四廟三廟二廟一廟彼皆過於泥古而不可行者也至宋大儒程頤者出乃始約之而歸于四世雖上自公卿下及士庶以莫不然其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也皆至高祖服既如此則祭亦須如此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禮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祫及高祖若止祫禘是為知毋而不知父非人道也朱熹以為是為得祭祀之本意禮家以為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下祫及其高祖此可謂立三廟而祭其高

祖之驗後儒亦皆謂程子言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甚當由是觀之則廟雖有多寡而祭皆及四親則一也是差之則莫若官自三品以上而立廟以下皆四廟為五廟者亦如唐制五間九架厦兩旁隔版為五室中附五世祖旁四室附高曾祖禰為四廟者三間五架中為一室附高曾左右為二室附祖禰若當祀始祖先祖則如朱熹所云臨祭時作紙牌祭訖焚之然三品以上雖得為五廟若上無應立廟之祖不得為世祀不遷之祖惟以第五世之祖禰為五世只名曰五世祖必待世窮盡盡則以今之得立廟者為世世祀之祖而不遷焉四世以下無此祖也惟四世祖遷而已至于世宰祖

凡等物惟依官品而設不得同也蓋古者於四親之廟有日祭月祀時享疏數之不同而今皆不可考不敢妄為之說然而皆在孫中不可缺廢則賈賤一也足以國其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是亦厚下薄養而不為過也若夫庶人祭於寢已無可說矣伏乞詔令天下使小大庶得皆得禘而為之凡唐宋以來一切三廟二廟一廟四世三世二世一世之制繁雜破碎多礙而少通者一切除去之以室五室四室為率庶幾三代之制程朱之義通融貫徹並行不肯所謂不規規於往古之迹而亦不失先王之意在是矣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依擬

是年冬閏十二月十二日始定廟制及禘祫之禮國初

廟祫沿同堂異室之制功德不別

太祖莫尊至是始創昭穆群廟祀仁宗以下列聖然後

太祖廟獨全其尊又以太宗之皇帝功德當百世祀于群

廟外建太宗廟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吉區以避渠

道遂定丙辛年孟夏大舉禘祫之禮于太廟以禮皇初

祖而奉 太祖禮祫先是先帝書夏言行古大帝

可九有旨祭於廟下地設特請禘祫祀世宗

中書官書皇初和帝神位于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

廟祫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禘禮于太廟獻廟止修四

時之祫

嘉靖丁酉建郭英廟享太廟 英玄孫勛有寵于上以

是請禮部尚書夏言及廷臣皆執不可獨戶部侍郎唐

胄言之尤明悉遂詔侑享

嘉靖戊戌秋九月二十一日薦大號于天改昊天上帝

稱皇天上帝始舉季秋明堂禮于大內之玄極寶殿以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先是 上以獻皇帝躬脩聖德慶

延于躬可有德而宗稱也遂令廷臣法古典明堂之舉

稽嚴父配帝之經始定明堂乃撤南郊大祀殿為大享

殿以祀皇天上帝上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

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即日附享於

太廟禮成仍藏主于原廟又尊太宗廟號曰成祖至是

明堂祫享於上帝遂以獻皇帝配焉蓋物類之

奉嚴親而上配祫時大享殿未成故是秋暫于宮右乾

隅玄極寶殿舉大享禮云吾學編鄭曉謂大享禮蓋始

于此再考嘉靖初尊皇考為獻皇帝遂不敢附宗廟別

為世宗祀禮如宗廟至是既稱睿宗附太廟祫享如列

祖而撤世廟之禮

嘉靖己亥春三月甲申 上大狩興都故告 皇天尊

睿宗獻皇帝配享于龍飛殿 上親製祝文云仰惟皇考

玄極帝忻流慶小子丕續天位十有八年南瞻嚴寢罔

盡展祀之孝情適以陵園之事重子躬事來此敬伸恭

告伏惟 聖靈啟鑒俯納專思謹告

嘉靖辛丑夏四月五日夕九廟災

嘉靖甲子四月朔立夏時享太廟遣騎馬謝詔代

是年秋九月六日遣威國公朱希忠行大享禮于玄極

寶殿奉皇考配帝

是年冬十一月初八日冬至大祀天子園丘奉 皇祖

配建威國公朱希忠禮部尚書李春芳代

隆慶元年丁卯春左給事中王治請正獻皇廟位不報

是年夏四月朔梁時享大廟禮是日陪祭官大學士李

鏞芳安鄒伯張鉉吏部尚書楊博等不至尋記免問時

父喪親祀人多懈怠至是上新即位行之陪祀諸臣唯

